

史靖著

聞一多的道路

生活叢書

生活書店發行

生活叢書

聞一多的道路

史靖 著

生活書店發行



• 版權所有 •

著 者 史 靖

發 行 人 徐 伯 昕

發 行 所 生 活 書 店

上海重慶南路六號
重慶·香港·星加坡

特約經售處

聯 營 書 店
漢口·重慶·成都

基本定價 國幣六元二角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第一版 · S(122)1-2000



聞一多先生

夫德金剛之真不與忠山也
 川止才至之真不與忠山也
 南山止氣不與忠山也
 忠山止氣不與忠山也

克家四子初度

民國三十三年十月間一書賀



出演的“野原”加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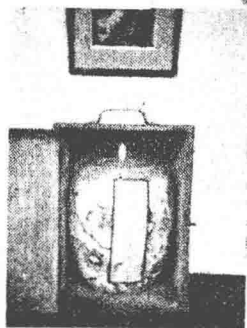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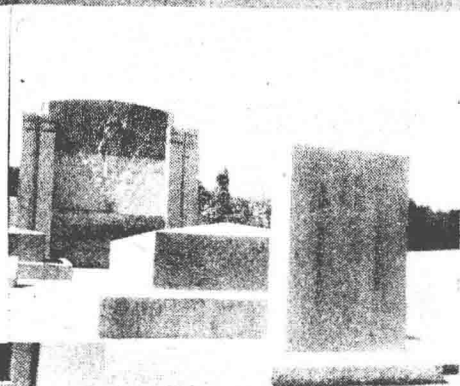
代時生學



業工手的生先聞



聞先生及其家屬



骨灰

(中國校大聯在) 場冠衣

讓未死的戰士們踏着血跡，再繼續前進，並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，直至在它面前，每一個糊塗的人都清醒起來，每一個怯懦的人都勇敢起來，每一個疲倦的人都振作起來，而每一個反動者戰慄的倒下去！

——聞一多

序

一多先生以身殉民主之後的第九個月，他的學生史靖寫了這本書，標題作『聞一多的道路』。

作者不但是傳主的學生，而且還是同鄉，還沾有一點親戚關係。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倉坡聯大宿舍的幾年，經常來往的客人中，作者是其中之一。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講會、座談會、討論會，作者無不在場。這本書的寫作材料是可信的，除了作者目擊的許多事實以外，一部份取材於『人民英烈』一書中關於紀念一多先生的專文，另一部份則得之於一多夫人和她的子女，以及家驊先生的口述。

這本書正如書名所提示，刻畫出光輝萬丈的民主戰士的一生。

一多先生的道路是曲折的，青年時代是新月派新詩人，中年時代是舊經典的

研究學者，晚年成爲青年所愛戴，昂頭作獅子吼的民主戰士。

就一般庸俗的說法，在日常生活方面，一多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沒有遭受到什麼拂逆的境遇，出生於故家，就學於當時貴族化的清華學校，到美國留學，回國後當教授，還兼任過教務長院長系主任一大堆職務。往的地方是幽雅沉靜的北平，風光明麗的青島，交通中心的武漢，和貴人滿街的南京，終年是春天的昆明。他講究吃，也講究住，從來不知道有窮困，更不用說飢餓。即使是在昆明這九年吧，前幾年物價未大漲，生活着實過得去，後幾年是拮据了，艱難了，衣服破，鞋子爛，菜裏不見油水，孩子們都營養不良，可是這也是教書人這時期的通常現象，除了別開生徑，會做一點買賣，或者經常飛重慶見大官的一些名流之外，又有誰不是如此過日子！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大家一樣過，雖然從來沒有當作這境況是應該的，合理的，却也沒有憤恨這現象是個別的，特殊的。而且，正當大家日子過得困難的時候，他學會了刻圖章的手藝，還兼着一個中學的課。後來中學不教了，圖章已經出了名，每天刻一個就不愁買菜錢，平均計算，收入等於大半個

教授，假如不是人口衆多，也算過得去了。作者在書中特別指出這一點，說明一多先生最後走上道路，也就是中國人民所應該走的唯一道路，純是出於思想上的自覺，決不是像一些別有用心份子那樣，誣賴他是從個人的生活出發。

其次，就思想的發展而說，在幼年，家長專制的家庭中，一言一動都被束縛壓制，老年人認爲一切傳統的都是對的，好的，教育子女的方法也不例外，孩子的想法却正好相反，過了二十年，在外國學會的一套，更從理論上得到證明。他不但堅決的反對家長制，從兒女身上來報復，相反地他是最慈愛的父親，最體貼的丈夫。推而廣之，他痛恨教育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家長作風。舊話說『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』，其實，父母往往是『不是的』。一個肯尊重自己的人，決不會說出『天王聖明』的話。

在清華受教育的時代，他參加了五四運動：正和一些五四英雄相反，他沒有冒充擠入打趙家樓的行列，老實承認那一天留在學校作文書工作。也沒有抵賴說和這一運動無干，坦然自白曾經跑過龍套。從這一身觀其事的偉大日子中，他認

識了民主與科學，更明白了敵人的醜惡面目。當然，他從來也沒有像一些英雄們那樣，一輩子利用不盡這一日子的資本。

在美國，開頭學的是美術，雖然沒有學到家，却指引他走上愛美的道路，寫新詩講究格律聲韻，住屋子講究光線色采，到晚年有一次還和我談起幾十年來的書面裝幀，一本本的批評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，很在行中肯。有時還替同院的太太畫龍，作刺繡的圖案，甚至刻圖章也還是當年學畫立的根基，因為用鉛筆畫圖章底子，和幾個字的位置搭配和結構都要適合于美的標準。中年從寫新詩轉到研究舊詩，唐詩楚辭的研究是從愛美出發的，從詩文轉到甲骨金石文字，而神話而圖騰，也還是一條線索。

和學美術相反，一多先生在晚年最不满意他自己所受的教育；清華學校是美國式的，美國，片面的，壟斷的，閉塞聰明的教育，享樂的，自私的，排它的教育，這十幾年，太寶貴的十幾年，他在懊恨，假如在另一情況之下，在另一國度？他在嘆息以美國作藍本的中國大學教育，是教人學會了一些皮毛，更重要的

是教人努力隔絕了另外一些，忘記了無視了抹煞了另外一些。沒有選擇，只是填鴨子！他大聲疾呼，指出這一問題的嚴重，他號召青年人掉過頭來自己選擇。

他的死，我們知道，死於美國的鎗彈！美國的鎗彈結束了一個美國教育出來的叛逆學生，是現實的諷刺？是邏輯的必然？

結婚以後，回國以後，由於舊家庭的無知，由於傳統的重男輕女的惡習，愛女夭折，使他精神上受了絕大打擊。到晚年，在昆明鄉村中，在聯大附近環城馬路上，成天看見病兵，傷兵，死兵，也看見了農民如何過日子，如何在被剝削，被奴役，被拉夫拉兵，『三吏』『三別』印證在腦海中。他明白了，不只女孩子沒有被當作人，所有窮人都沒有被當作人！在美國，爲了洗衣華僑的被侮辱，作了洗衣歌，他懂得勞動的意義，現在他更懂得了女人和窮人存在的意義了！在寫洗衣歌時，也只是孤立地看窮人，喊出了被侮辱者的呼聲，而現在，他已經懂得一個女孩子的死，和無數農民的死，決不是一個家庭或一個地方的問題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，整個的政治問題，是天赋人權的被剝奪，是人民政權的被篡竊，

是家長制度的流毒，是宗法觀念在作祟，這一切都是醜惡的，骯髒的，得要好好的洗，澈底的洗。他從有字的洗衣歌寫出了一首無字的洗衣歌，勇敢地勤勞地爲新中國作洗衣人。

作者相對地指出一多先生思想的轉變，是由於他認識了問題，接近並且生活在人民中。

讀完了這本書的初稿和第二稿，我願意以介紹這本書於想瞭解一多先生一生經歷的朋友。附帶的提出兩點補充。

第一就表面來看，一多先生的道路是曲折的，多變的，大概是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吧，在朋友家談天，羅隆基先生笑着指一多先生說：『一多是善變的，變得快，也變的猛，現在是第三變了，將來第四變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？』一多先生也大笑說：『變定了，我已經上了路，摸索了幾十年才成形，定了心，再也不會變了！』其實，從歷史的看法來說，一多先生也可以說並沒有變。如上文所說，他一生在追求美，不止是形式上的美，而是精神上的美，真和善。他痛恨虛偽，勇

於接受批評，有真性情，有血氣，有骨格，敢寫，敢說，不做好不放手。早年搞新詩是爲了美，中年弄文學也是爲了美，晚年努力於民主運動也是爲了美。追求的方式是有變化的，目標却從來沒有變。

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美，只有民主才是至美的顯現。

第二，青年人常歌頌一多先生是他們的導師，其實這句話是錯的，至少是應該修正的，事實上應該說青年人是一多先生的導師，他自己如此承認，我也如此看法。他晚年所得於青年人的和青年人所得於他的同樣多。他從青年人得到熱情，得到活力，得到支持，甚至於得到他從前所被閉塞所隔絕的智識，他開始讀魯迅全集，讀海上述林，讀田間，艾青和瑪雅可夫斯基的詩，讀聯共黨史，新民主主義，論聯合政府，也讀列寧簡史。他生活在青年中，向青年學習，他愛護，教育，指導青年，成爲青年所熱愛的老青年，他將永遠活在青年的記憶中。

他走上了青年人所支持他走的道路，也替青年人開闢了奠定了道路。

吳晗 三月三十日於清華園

目次

吳序·····	(一)
一 嚴父·····	(一)
二 清華園·····	(七)
三 海外·····	(元)
四 死水·····	(二)
五 浪跡·····	(元)
六 懷舊與研古·····	(四)
七 沒有憂愁的生活·····	(四)
八 流轉·····	(三)
九 初到昆明·····	(七)